

孟子正義

冊三

書生正氣

孟子正義九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

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无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

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顧氏炎武

乃得承喪而改葬也禮改葬而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

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行三年之喪

何以教勝世子哉閻氏若璩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行三年之喪

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命及

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

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子則奉母日往拜喪則卒王以不忍

禮含禭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葬後孟子則母日往拜喪則卒王以不忍

孟子正義九 中華書局聚

不蓋入孟公門未聞齊不奉國門也歸為壇位而哭乃無出禮非喪者往所用
拜齊賜舍於逆旅始得徵之一劉匠事耳又云孟或問處子齊有憂子奉母仕
於齊數也然則既而葬則宜知終喪蓋同家為自齊葬於魯則知母此蓋
終三年喪復至齊對言昔卿似非遠爾何有指為前日解者曰孟以子
疾是也以前不可得與今日對孟子前久於齊而後去亦齊之指最遠者前
日願見而不可得與今日對孟子前久於齊而後去亦齊之指最遠者前
未游齊之日猶一疑之為前日安在始發之年與余曰此可目足以前
或訝曰齊之充日蓄疑於心至三安在始發之年與余曰此可目足以前
第子處之平陸以陳季任於齊見儲子之辭後受之問其後而相廬誠非
居鄉二平陸以陳季任於齊見儲子之辭後受之問其後而相廬誠非
止一處是耳且歷可證者反覆以究其親言之不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
虞亦猶三年且歷可證者反覆以究其親言之不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
於文矣追三年之喪曰朕在不語語之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則孟與公
卿往復充用絕喪曰朕在不語語之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則孟與公
喋喋孔邪故要經而仲氏自於饗免喪之甫葬者即為得此聖賢行奇齡不
問云孔邪故要經而仲氏自於饗免喪之甫葬者即為得此聖賢行奇齡不
可以母喪在臆斷者先文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游於魯者
若母喪在臆斷者先文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游於魯者
寄可以孟身仕齊者孟子孤兒則云必出齊處有憂色未見之母居魯
而與孟同齊國有明家故特曰反墳於齊反者不得哭之反也合葬
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明家故特曰反墳於齊反者不得哭之反也合葬

本魯也序事原謂孟子文法其齊還魯則齊葬者謂葬三自齊也甫謂孟子自齊而
還魯也序事原謂孟子文法其齊還魯則齊葬者謂葬三自齊也甫謂孟子自齊而
未諸節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歸葬於魯者是必斂尸反殯齊堂以亡材者井
梓有節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歸葬於魯者是必斂尸反殯齊堂以亡材者井
噫歆尚云在齊吾也仍近儒孟閻子潛邱文云葬之魯反曰止當是而充三年喪後謂復充至
齊爲卿尚云在齊吾也仍近儒孟閻子潛邱文云葬之魯反曰止當是而充三年喪後謂復充至
虞之問然則止此時也然則葬何時矣止若以三反於齊則直以充虞問曰葬
於魯也然則止此時也然則葬何時矣止若以三反於齊則直以充虞問曰葬
記作起句不與陳臻問曰有正請兩相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
明曰嚴虞不與陳臻問曰有正請兩相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
年何必又久矣其所以孝不敢請親者以三年不言之故初言非以三年爲
故則居喪不接此句若以孝不敢請親者以三年不言之故初言非以三年爲
據非居喪不接此句若以孝不敢請親者以三年不言之故初言非以三年爲
耳非居喪不接此句若以孝不敢請親者以三年不言之故初言非以三年爲
言雜記云三年之喪禮居喪不言人樂第不孝經作樂之不事而飾語可
告語可記云三年之喪禮居喪不言人樂第不孝經作樂之不事而飾語可
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對齊衰對與問事則皆言可也而稍刻
者然孟服齊衰亦在對無此禮況以人第知居喪不此則又祇問喪刻
而三年之喪竟重置對並無此禮況以人第知居喪不此則又祇問喪刻
喪則必言喪事重置對並無此禮況以人第知居喪不此則又祇問喪刻
事不謂喪事必言臣下喪事故不言耳蓋所議喪事古分貴賤不天
子諸侯不謂喪事必言臣下喪事故不言耳蓋所議喪事古分貴賤不天
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夫與士必身爲論議然則後
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諸侯禮也若夫與士必身爲論議然則後
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對不其言之故曰身之是戒諫而後行緘口於
夫與士正當論議之且必身對不其言之故曰身之是戒諫而後行緘口於

禮而悖矣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閑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考云故孟子居自齊憂至三年非喪一事不括數年行廣答孟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三年非喪一事不括數年行止藏無限心至齊也人誤認止為舍止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而終也夫止藏無非即至齊也人誤認止為舍止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而終也喪匠也誠使此故至齊也人誤認止為舍止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而終也敦匠也誠使此故至齊也人誤認止為舍止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而終也慕其反如疑當此州博城宿東北何乃齊蓋之贏邊去臨淄魯與遠史記正義故贏縣在兗州博城宿東北何乃齊蓋之贏邊去臨淄魯與遠史記正也或謂孟子葬於魯乃不藏即體魄或徑歸於鄉而必息齊之止贏何也或謂孟子葬於魯乃不藏即體魄或徑歸於鄉而必息齊之止贏有餘戀焉反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致為葬臣安得遽反而虞孟子所以不盧於魯而反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致為葬臣安得遽反而虞孟子所以不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去國未嘗致為葬臣安得遽反而虞孟子所以對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母處有孟之憂子色之孟母問之對曰道子不禮吾行乎禮而揆當日是情事憂孟子之母久曰夫死固由王禮足為行乎道子不禮吾行乎禮而揆當日是情事憂孟子之母久曰夫死固由王禮足為善實因母老優待養又終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所以不辭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不終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所以不辭拘又大夫以義起喪服小主故云速葬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終喪之禮大可以良起喪服小主故云速葬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終喪之禮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比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之禮朝廷諸臣一律民墓在四郊之外者比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之禮人在國都之居理於衙是聖權哀其所止在嬴土為齊地而枕介鄉魯忍遽閑可以展墳

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
有厚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
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
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
之敦旅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注孟子言古者棺槨薄厚無尺寸之

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

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嬰之飾有異非直爲

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

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疏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

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虞氏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

聖周殷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虞氏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

以周於棺也梓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檀弓云大也而木爲之言梓大於棺

棺公槨制禮無尺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古指

六寸制禮則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棺六寸喪夫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

寸之棺五寸大之抵椁是言庶人帝不堯舜墨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禹
易之棺三寸則木之度者孟始於殷檀弓特舉人棺不取似殷
有始定棺三寸尺之五等春之數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之春
分國則此見之趙氏云重累秋牆之翼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長春
秋每於此棺再被大之厚三寸不棺重棺以一梓棺二棺者皆周注云諸
公三重水兕革棺再被大之厚三寸不棺重棺以一梓棺二棺者皆周注云諸
革各喪大三寸合天子此屬六寸重棺四寸所謂大棺也六寸棺下所謂大棺也
大棺各喪大三寸合天子此屬六寸重棺四寸所謂大棺也六寸棺下所謂大棺也
四寸注云大棺之表屬者用也梓弓曰天以是之棺四寸重棺下所謂大棺也
內說而注云大棺之表屬者用也梓弓曰天以是之棺四寸重棺下所謂大棺也
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五重也梓弓曰天以是之棺四寸重棺下所謂大棺也
禮器云天子諸侯無革棺五重也梓弓曰天以是之棺四寸重棺下所謂大棺也
三而葬再重四篇注云五重也梓弓曰天以是之棺四寸重棺下所謂大棺也
茵在下士喪禮下篇注云五重也梓弓曰天以是之棺四寸重棺下所謂大棺也
布緇引皇氏云亦縮棺二橫後三此加士之禮一橫上者以抗此席折之猶上公四重
正義引皇氏云亦縮棺二橫後三此加士之禮一橫上者以抗此席折之猶上公四重
正連木爲之蓋一如牀如縮者是三橫折之於禮一橫上者以抗此席折之猶上公四重
鑿抗席三爲之蓋一如牀如縮者是三橫折之於禮一橫上者以抗此席折之猶上公四重
加有重縫數在棺外重柳之材注云孝周禮天啓官縫棺人猶掌見王宮之身縫
線之重縫數在棺外重柳之材注云孝周禮天啓官縫棺人猶掌見王宮之身縫
既載飾而棺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子繡喪火記所云
諸侯禮也而棺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子繡喪火記所云
五列又有龍三翬二振其容黼荒火壁三列之轍言三聚列素飾錦之褚所聚僞荒纁紵
飾棺君龍三翬二振其容黼荒火壁三列之轍言三聚列素飾錦之褚所聚僞荒纁紵

六齊五采五貝黼黻二池不振容畫荒二皆戴圭魚躍拂素錦君纁戴
六纁披六大夫畫惟二池不振容畫荒二皆戴圭魚躍拂素錦君纁戴
紉二纁後元二齊亦如三士布二畫一池二皆戴紉二纁後元二齊亦如三士布二畫一池二皆戴
戴前纁一貝畫中二皆欲戴惡其親也荒縗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
以三華道一貝畫中二皆欲戴惡其親也荒縗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
皆所以衣柳也土布帷氣荒者白布也荒縗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
邊爲黼文畫綠邊爲雲氣荒者白布也荒縗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
以竹爲之褚如小覆棺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綬所結連荒者端若承
以鬻然云君大夫以爲銅爲魚縣之動搖掄翟也魚青質五色畫之於
紋繪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搖掄翟也魚青質五色畫之於
大夫爲不掄紋屬於池下是振容之動搖掄翟也魚青質五色畫之於
雜采爲之掄紋屬於池下是振容之動搖掄翟也魚青質五色畫之於
棺束與柳材方兩角高而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魚齊象車蓋以連繫
高二尺四寸使兩角高而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魚齊象車蓋以連繫
長五尺當行使人持之從既空樹於中檀弓曰周人牆置嬰
是也綬當爲綬讀如冠之從既空樹於中檀弓曰周人牆置嬰
置嬰之飾也孝子更去辟世辟身後猶以死其父朽原不能免世終及
之身不可使父朽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
人子心所不忍也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
盡人心所不忍也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
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

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

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然如是也疏氏不得至不然云檀弓子思與

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子此禮無其財受之於子弗行也者得其禮無其財

無其禮禮記檀弓云荀子富國篇云仁人注云為猶行也方言云

有行也為禮記檀弓云荀子富國篇云仁人注云為猶行也方言云

郊特牲云為禮記檀弓云荀子富國篇云仁人注云為猶行也方言云

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為用也趙氏釋云禮得大用之解得之為句

注云然如春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然高誘注云然如也趙氏如

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墨者師曰然高誘注云然如也趙氏如

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閭人監曰為猶與也管子戒篇自是也

之言身之與有財也○接也尹知章注云為猶與也孟子得之為有財

云武氏子來求聘何則送之無則制爾哀事無不求購求非禮也注云

禮之本為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爾哀事無不求購求非禮也注云

子之心即趙氏不外求而說下皆足此不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

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說下皆足此不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

稱貸益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注校快也棺槨敦

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

恨乎疏注校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校苦快也自關而

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

閑曰苦人齊獨無之閑曰氏云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方呂氏疏證云
孟子於人化應化千變萬也南子始有神極化者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
淮南子皆云化變萬也南子始有神極化者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
以不化應化千變萬也南子始有神極化者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
云化猶死肌也不化者廣雅神化者形骸也劉熙釋名灰土為日化體也第說
文骨肉部云死肌不表裏則大木先腐肌第云膚也肉也即肌釋名灰土為日化體也第說
也骨肉部云死肌不表裏則大木先腐肌第云膚也肉也即肌釋名灰土為日化體也第說
親近也棺槨血裏則大木先腐肌第云膚也肉也即肌釋名灰土為日化體也第說
肌膚先木而不化故死肌者以存而木猶足化言也成之公二年左傳藏化
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肌者以存而木猶足化言也成之公二年左傳藏化
宣叔言知難而訓有備乃可以遲遲注云遲遲解也亦本方以遲遲知齊楚
快亦為解知難而訓有備乃可以遲遲注云遲遲解也亦本方以遲遲知齊楚
之伺我而護之以則恨可解免無財才可以親體之將一思及泉壤之厚其
棺槨以護之則恨可解免無財才可以親體之將一思及泉壤之厚其
終身大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
何日解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

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

謂孝矣疏

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為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學而篇第一閩監毛三本以此

辱中入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

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

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

可伐疏子沈同至子燕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卒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勝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為齊使於

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蘇秦相而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奚尊對之曰必不霸燕王王曰信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代百金而聽其南使鹿行王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因

於國策此燕王齊宣王復用蘇代與子之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

王因燕之明破齊必矣諸將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破燕之必矣孟子

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不文武者惟時不伐燕一失事也閻氏若瘰瘰孟

是以為宣王然就史記孟燕世家載噲初立有異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

策事載子宣王八年丙戌後而儲子正以為相者也游王令章子將五都

兵以伐燕而孟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宣卒於田雜著孟子四說十五
云通鑑據孟子章子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田雜著孟子四說十五
年又三年慎觀於是上年增齊威王始立又七年減齊人伐燕則不可以
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年增齊威王始立又七年減齊人伐燕則不可以
王伐燕之歲其亦不減合齊王據初年又彊於伐燕下爲宣王時燕人畔爲
以時與孟子其國者亦必有異治矣未年驕暴符以堅始於秦王之東帝其
秦符堅之其比國者亦必有異治矣未年驕暴符以堅始於秦王之東帝其
半其初語豈可實而潛王之賢哉故孟子謂以好齊勇卒由反能以王克
爲善皆語其可實而潛王之賢哉故孟子謂以好齊勇卒由反能以王克
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處改潛合而通宣之以爲孟子諱
蓋未識此意今以此宣王爲潛孟子則處改潛合而通宣之以爲孟子諱
而不論自史周氏誤以孟燕一出事繫之地潛王云孟子事致齊宣王始末
書甚明矣周氏誤以孟燕一出事繫之地潛王云孟子事致齊宣王始末
鑑至武王有十年已屬八百王有似九年而錄其文不以計其世百有餘年
古史直云二事先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云其由文不以計其世百有餘年
伐燕有二事爲宣王即梁惠襄又云其由文不以計其世百有餘年
所載時濬王尙在故不稱謚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孫丑篇
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王之伐燕世記而變亂孟孫丑篇
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及相極之皆死其年當潛王皆失名耳然不言亦
不爲齊所破至燕世及相極之皆死其年當潛王皆失名耳然不言亦
屬桓獻二公爲他取十城而蘇秦說使復歸又擄國策之立文云人殺蘇初
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而蘇秦說使復歸又擄國策之立文云人殺蘇初
秦齊宣王初明矣而蘇代下又復言潛言齊何也且宣王惠王十一年燕不
在秦齊宣王初明矣而蘇代下又復言潛言齊何也且宣王惠王十一年燕不

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君子之死是較遲在二十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召十年
齊破燕韓立爲燕王使樂地送之是較早而後背馳若此試以明年
則燕之畔齊亦待二年矣同在一是較而前子勸齊王改儲燕孟
策考之燕策語俱明指宣王篇與孟子蘇代及史儲乃取其文而改齊王
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篇與孟子蘇代及史儲乃取其文而改齊王
以爲諸將於宣王之書此其一當從策而棄世家護不待智失改爲齊王
蘇秦死之一篇載蘇代有深意王積怒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
報齊有之乎王曰蘇代有深意王積怒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
國乘之寡人所欲云報大也事記謂此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
千乘之寡人所欲云報大也事記謂此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
齊王決非潛王稱長主其即位未久其對策貌辨王自言寡人少殆
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即位未久其對策貌辨王自言寡人少殆
宋又言拔宋五城即其立事也如依田完世家宋以策康王三十八年滅
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事也如依田完世家宋以策康王三十八年滅
時宣王尙在也臣宣王曰年老之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
齊王將救之田臣思王曰年老之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
侯勿與秦伐韓所謂楚趙必救之舉者非即燕賜子我稱五齊句而起兵攻乎燕策
十日而舉燕所謂楚趙必救之舉者非即燕賜子我稱五齊句而起兵攻乎燕策
係之閔王即潛王固誤史桓公剛却子係之威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
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誤史桓公剛却子係之威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
宣王二十二年田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之威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
臣思王隱謂即田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之威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
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從之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
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王燕地於齊王從之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

趙破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
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
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上郡少也梁於秦又在其下
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也梁於秦又在其下
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斷其非亦宣王時也夫宣
王之踰駁既如彼策之明又相秦惠王時斷其非亦宣王時也夫宣
王三十年內外何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即梁惠王十年而
非夫易王初立何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即梁惠王十年而
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不見宣王將亦謂之止重
器也若以稱諡與否為斷則莊王何曾以取燕不問不用孟子言而
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何曾以取燕不問不用孟子言而
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潛王何曾以取燕不問不用孟子言而
然致辭不同耳然○注沈同齊大夫必齊王正義曰沈同臣能主知
夫者以辭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正義曰沈同臣能主知
是大也

臣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疏

此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

傳寫之差也翟氏灝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為仕周
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為仕後漢書趙
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為孟軻蓋亦以士讀仕與
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思夫士為孟軻蓋亦以士讀仕與
人王鄭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大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微夫人之力
禮者鄭注曰大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微夫人之力

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鼂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齊人伐燕注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此也

勸齊伐燕有諸注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注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

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

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

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注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

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

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

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

疏

人注問殺此人得殺否曰○正義曰人問

齊伐燕則可殺也故曰國語晉人云指此德殺不當人注○云當我猶任爲當勸

沈同等勸王伐燕云當主爲也意亦與任此勸論齊伐燕之事乎或問孟甘子泉

賦注引鄭氏注云燕當主爲也意亦與任此勸論齊伐燕之事乎或問孟甘子泉

勸王伐燕於是不誠曰是燕乎雖沈同伐問燕爲可伐與此乃可挾私伐意欲沈同伐之絕也則知

其意王伐燕於是不誠曰是燕乎雖沈同伐問燕爲可伐與此乃可挾私伐意欲沈同伐之絕也則知

無子伐燕之言計也又不知言有此私意而起之禍極之其語見彼不知言則也

孟知其辭以迎齊師之矣燕望如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沐觀燕而民朝

食壺漿以辭齊師之矣燕望如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沐觀燕而民朝

則爲齊贊一畫出師固未之望也而雲霓矣特以孔極子沐觀燕而民朝

自有人萬思齊師既出必終其拯救之慮將有在形迹已著戡分

必矣田臣思齊師既出必終其拯救之慮將有在形迹已著戡分

辨未端迨至沈同私問燕未賜必非陰承厥旨將倡謀大賢一形迹已著戡分